禅诗三十首直解

万里无寸草

禅诗直解（一）

下面这十首禅师写的诗，看上去很简单，其实这十首诗都是非常非常难懂的。懂嘛，也不是说完全不懂，也能理解，也能懂一些。但关键之处，这些诗的妙处，其中涉及实修的地方，就不容易懂。大家读诗，尤其读禅师写的诗，不能像读一般诗，读出个意境，读出个美就完了。禅师写的诗都跟修行有关，跟究竟的见地有关，跟证悟有关。每首诗都有对见地的描述和功夫的描写。

真正的禅诗并不是仅仅流露出一些禅机，它还有更多更丰富的修行内容。世间也有一些文豪，偶尔之作，也会有禅机显发，但大都跟悟道、证道、修行没有深入的关系。而我们今天所学的这十首禅诗，都是祖师大德悟道的诗偈，是祖师们历经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一生的修行而顿悟的心得，在看似简单的诗偈里凝结了佛法的智慧和功夫。

禅诗最精妙的地方，是它用词精练，意味深长，直指人心，默契宗乘。祖师留下的偈颂或诗句，不仅有非常高的见地，最可贵的是，有很深的修行。所谓高高山顶立，见地高；深深海底行，行持老到。能说出来，也能够做到。说出来还好，行到就很难了。

这些禅诗里有很多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用一段时间和大家认真地来学习下面这十首禅诗。

我们先看第一首，雪峰的诗偈：

万里无寸草，迥迥绝烟霞。万劫长如是，何须更出家？

这里的前两句“万里无寸草，迥迥绝烟霞”，是用一个世间的意象来做比喻。先描写一个意象，很空旷的一块地方，一望无际，一点野草都没有，也没有烟雾，也没有云霞。形容一个道人，一个好的修行人，心里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他放下了世出世间所有的法，所有的观念，所有的执着，所有的依赖。也不执着世法，也不执着佛法。最近我们一直在学寒山的诗，在学石屋的诗，他们的诗中也都体现了“迥迥绝烟霞”的境界。古时候的过来人，已经成就的人，他们都是生灭心灭，以寂灭为常乐。就是“万里无寸草，迥迥绝烟霞。”《涅槃经》里面就讲：烦恼断尽，一无所有。六祖大师：本来无一物。心里边一点疑惑、一点执着、一点挂碍都没有了。所谓的“寸草”和“烟霞”，各有所指。“寸草”可以理解为三毒啊、烦恼啊；“烟霞”可以理解为智慧、佛法，连智慧和佛法的概念都没有了。更何况世间的起伏，都干干净净的。其实一到了“万里无寸草，迥迥绝烟霞”这个地步，就是一种常乐我净，它不会再改变了。

“万劫长如是”是一种坚定持久的安心状态。我们这段时间天天读《圆觉经》。《圆觉经》云：一旦成金，不复为矿。“万劫长如是”，就是会一直这样，再也不可能执迷于世间的生灭有为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好好修行？觉悟了之后你就不再为矿，不再做凡夫了。你再怎么来这个世间示现，经历多苦的事情，你这一生不论有多坎坷，你一定会觉悟的。因为你觉悟的种子早已经种在阿赖耶识里了，它已经成为金了，它的力量已经含在你的阿赖耶识里边，这个力量会大于烦恼，大于无明，遇缘即熟。它一定会破壳而出。只要你这一世修成了，未来无穷劫中，永远不再作凡夫，一得永得。

寒山诗云：争似识真源，一得即永得。与“万劫长如是，何须更出家？”的境界一样。这时候也就不论修不修行，出不出家，剃头不剃头，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。只要你心里放下一切执着和所依，真如本性自然显露，一切修行都是为了让我们放下对幻境的贪着，一旦没有了我执，一切苦就停止了。那时出不出家，修不修行，都已不重要。修也是修，不修也是修。出家作佛，在家也作佛。但关键是，我们得真行到这个地步。真的放下一切，像寒山、像古人那样，其实是很难的。讲理都是这么个理，可是真正去行，你就得真的能舍，一切俱舍。这个舍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，几年、十几年，几十年、一生，都未必能舍干净。用一生时间，你能放下所有，万里无寸草，迥迥绝烟霞，你能达到这个境界，就已经相当不错了。那就等于成佛做祖了呀。有几个成佛做祖的？自古以来能行到这个境界的人都很少。但再少，它也是我们修行的目的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达到，也能达到的。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。

我们再看第二首，南台守安禅师诗偈：

南台静坐一炉香，终日凝然万虑亡。不是息心除妄想，都缘无事可思量。

这个“一炉香”，表面的就是一坐香。古时候坐禅就是点一支香来计时，这一支香烧尽的时间一般就是一个时辰。南台守安禅师没事的时候，也会坐禅。虽然禅宗不讲修禅定，但是不代表不坐禅。坐禅和修禅定是两码事。禅师坐禅只是休息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是要修出个什么。“一炉香”就形容坐禅。“终日凝然万虑亡”，一整天一整天没事，凝然，形容很清净，了然无事的样子。

“终日凝然万虑亡。”当一个人心中了然无寄，自然就会到达一种凝然万虑亡的境界。心中什么执着和挂碍都没有了，当然也就没有事需要考虑了。这时的修行已经成就了，也历练过了。包括行菩萨道也好，发心度众生也好，已达理事无碍，这些都是经历过的。不是像声闻乘一样是自了的，或者说贪图寂静，而是随缘度日，任运自在。禅宗祖师的偈颂所描写的境界和阿罗汉、声闻的不一样。但是阿罗汉、声闻的境界祖师们都有，都是从那个境界过来的，都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。他不会守在一个寂静里，遇缘还会有所施为，还会利益众生。

佛是无事人，无事是贵人。“凝然”是形容心里没有任何可想，全然一个无事人的样子。“万虑亡”，所有的思虑自然地就不起了，起也只是一些念头而已，念头不代表执着，也不是贪欲，也不是任何的东西。它就是一些正常的自然的念头：冷了，热了，该吃饭了，该溜达溜达这些。

“不是息心除妄想”，为什么他不需要去除妄想啊？“都缘无事可思量”，是因为没有事可考虑，没有妄想和烦恼，当然就不用息心除妄了。有的地方写的是“只缘无事可思量”，是一个意思，“都”是“只”的意思。就是因为他心里没有事情要去挂碍，要去考虑，所以他不用息心，也不用去牧牛，也不用再除一个妄想。就算他有妄想，那个妄想也不是烦恼，所以他也不会去除那个妄想。永嘉大师说：不求真、不断妄，了知二法空无相。妄和真都已经不执着了，他不会住在任何念上，所以他不会去息心除妄。除只对住来说，对执着来说，无住无执，当然不需要去对治了。

不像我们刚学佛的时候，还要修对治法，要修远离行，要牧牛，要离念，要做很多功课。还得跟家人，跟很多事保持距离，还得坐禅、经行、诵经，还得转念，还得玩命地奔回拉念头，拉，拉。南台禅师这时已经修成了，拉都不拉了，为啥？他没有可跑的，就不拉了。念头老奔外跑，老想去造作，这个时候就得奔回收。人家自然地大白牛现前了，他就不拉了，他不需要奔回收摄了。他已经不再染着六尘，已经变成了露地白牛，整日光迥迥地，赶也赶不走。像寒山诗里的那六兄弟，意识已经被智慧降伏住了，跟它商量好了，也能时时看得住它了：你甭再作了，你作的弄得全家都不安宁，你自己是最痛苦的。人疯了都是因为意识、意根疯掉的。所以说把意根调伏了，跟它商量好了，也把它骂了，也把它打了，也把它呵斥了，整个身心就安静了。就天天跟它干，到了一定程度，有一天它听话了，就安生了。就像牧牛似的，开始这个牛是很狂野的，你扽不住它，要玩命地打它，慢慢慢慢地它调伏了。“不是息心除妄想”，并不是一味地压制心念，而是善护念，转念，时间长了，它自然调伏，与汝和睦相处。

能看到自己的妄念，能看到自己的妄心，然后能把它收摄住，这个是多年的功夫。你看他四句话很简单，人家可能修了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才到这种境界。所以“不是息心除妄想，都缘无事可思量。”

这个理大家都知道，但是“都缘无事可思量”，做到就不是那么简单了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心里有没有事儿？大家都对照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家里、家外的，世间的工作啊、身体啊、父母啊、儿女啊，还有孙子啊，还有家里的股票啊，存折啊。赶紧都上交吧，让我替你保管着。说心里话，家里有多少存款，都是负担！一个好的修行人，他的欲望减少到最低，只剩穿衣吃饭，根本没花钱的地方。你把钱搁我这，我也不会要。所以说真的，当一个人一切看破、一切放下的时候，多一物，不如少一物。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。好事不如无。有这个东西让别人去花，让别人去做，你就在这守着就行，你就在这享受天成的、自然的快乐。

有智慧的人，都会把财散出去，福就来了，心就安了。留财就是留祸。你想想那个财到底能干啥？除了贪嗔痴，那个钱到底能干啥？你吃、喝能花几个钱啊？只是一吃、一喝、一穿，能花多少钱？一件衣服能穿好几年。所以说，这个钱除了用在弘法上面，其他地方真没地方花。盖庙都不盖，让别人去盖。我们就是日常维持，除了需要活命这点钱，多余真的没有用。你想吧，那个钱要么你就是吃喝玩乐，要么你就是不知道干啥去了。你也不可能给家里人，你给家里人，你不造业，你让他造去？他更不懂了，你都收摄不住，你都不知道那个钱是坏东西，他更以为那是好东西。所以你越学到后面就越知道，古人为啥都是安贫乐道。纵有千斤金，不如林下贫。他不傻，哪个悟道的人也不傻。悟道的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，最最精明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傻呢？他一点点都不傻。他只不过被世人看作傻。

我们看第三首，云门文偃禅师诗偈：

金屑眼中翳，衣珠法上尘。己灵犹不顾，佛祖为何人。

这四句诗里有一个《法华经》里的典故，就是“衣珠法上尘”这句。咱们先把这个典故简单讲一下。有两个人在一块吃饭喝酒，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亲戚，非常富有，在他喝醉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宝珠，这个人把宝珠放在了他的衣服里面，缝好了，怕他掉了。可是这个人他当时喝醉了，他不知道他的亲戚给了他一个宝珠。两人分开之后，这个人为了活命，到处去干活，卖苦力，还被人雇用，四处流浪，受了很多苦。挣了点钱，也只够吃喝的。过了多少年之后，自己变得很憔悴，邋邋遢遢的，衣衫褴褛，看上去就是个要饭的，穷得不行了。他正好碰上他这个亲戚，就是给他宝珠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很惊讶：你怎么过成这样了？我当初给你的宝珠可是无价之宝啊，你卖了的话一辈子都吃不尽、用不尽的，你怎么过成这样了？他说：我不知道有个宝珠啊。那个人就赶紧从他的衣服里把宝珠翻出来：你看，就在这呢，宝珠一直在这里呢。他就拍大腿：哎呀，这么多年我白受苦了，我怎么就忘了这个宝珠呢，我是记得你给了我什么，当时迷迷糊糊就忘了。这个故事中的宝珠，就是比喻一切众生都有的佛性，每个人都有，但是众生忘失了，没有人告诉他拥有佛性宝珠。给他宝珠的人比喻善知识，众生遇到善知识告诉他有宝珠，把它卖了，就会有很多很多钱，就会成为大富长者。佛性也是如此，通过修行，一旦了了见于佛性，不再认色身、意识是自己，认识到真如本性了，就不再为衣食卖命，不再为五欲之奴，就可以得自在，可以成为大富长者了。这是“衣珠法上尘”这个典故。

“金屑眼中翳”，“金屑”是最宝贵的，世人都爱金子。但是这个东西再宝贵，别说金子了，就是钻石，弄一小块儿放你眼里，你舒服吗？也不舒服。所以再贵重的东西搁眼里也不舒服，再贵重的东西放在本性上也是多余的。就算是金子，放眼中也会成为病。不管什么东西，放眼里，眼睛都会疼，会看不清东西。这叫在眼为翳。

那“衣珠法上尘”呢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故事，衣里的宝珠是形容佛性，那佛性怎么变成法上尘了呢？大家得想一想，这句话与禅宗修行有什么关联？这里的法上尘，是指知解佛性。就是所谓的“自心是佛，自性是佛”等见解。这些见解都是祖师的一时方便言说，不能成为知见和定论。现在学禅宗的人似乎都知道，每个人都是佛，自心是佛。大家一讲，都说自己是佛，本来是佛。慢慢的，“自心是佛”就变成了一种知见和妄想，就是这里所谓的“衣珠法上尘”。虽然知道有佛性，但是这个佛性是知解出来的，不得受用。知道山里有宝藏，知道自己身上有佛性宝珠，但是他不开采，不实修，只是知解，等于没有。所以说即便知道自心是佛，知道不去向外求佛了，知道自己有个佛，但是这个如果只是知解，只是理解，只是解，没有行，解行不相应，那一点用都没有。也只是个“法上尘”。你讲得再好，就算你是神会，圭峰禅师，包括那些讲经的座主，那些大法师，都是在知解佛性，与真正的解脱了无交涉。都是法上尘。所以说“衣珠法上尘”。你只知道自心是佛，自性是佛，即心即佛，没有用的。这个跟真正的会了即心即佛的人又不一样。大梅法常禅师他也会即心即佛，人家一听就听懂了，人家就行去了，直接做佛去了，和那些知解的不一样。

所以真正识得衣里宝珠，和知解宝珠，是两种境界，是两种情况：一个是知解的，一个是真会了。真懂了衣珠法上尘了，衣珠就不是法上尘了。这里主要是破除知解宗徒的观念，别老守着一个我是佛，自心是佛，这样的观点。他那个“我”，那个“自心”还是一个妄想，“我是佛”也是一个妄想，他不是佛。那你生我是佛想时，早就不是佛了。

“己灵犹不顾，佛祖为何人。”“己灵犹不顾”和第二句“衣珠法上尘”是紧密相连的。所谓“己灵”不就是自心吗？还有，现在很多人讲的灵灵觉知，了了常知，知之一字，众妙之门，都与这里的“己灵”是一个意思。哇，有个灵灵觉知，我证到那个灵灵觉知了，我见性了，那个就是。那个不是佛性，你见的也不是佛性，是妄想而已。哇，那个很清净的，一念不生的时候，前念不生后念不灭，奔那一坐，光透透的，灵灵光光的，什么都知道的，那个就是佛。大错特错！跟本就没那个，认了个“那个”很多人都被“那个”骗了，没有那个。这叫认错定盘星，又叫认贼为子。你一说那个，早就不是那个了。那是你脑子里的那个，真正的那个，佛都讲不出来，千圣不识，意识触碰不到。

那为什么佛还会讲自心是佛，佛性是佛呢？先破你对外面的有相的佛的执着，最后还要破“佛性”、“自心”的概念，破意识里的佛、所谓内在的佛。外佛没有，内佛亦不可得。先破相，再破法。其实法和相都一样，都是你起心动念。你一动念，一分别它，就已经不是了。所以你来个己灵，灵灵昭昭，觉性，佛是觉。佛不是觉，佛是迷。你得知道为什么讲佛是迷。六祖也说佛是觉，佛有时候也说佛是觉，那个觉是方便说。你不能咬住一个觉，咬住一个觉，那个觉跟迷是一模一样的。《圆觉经》云：菩萨未离觉。觉和迷是二法，但有言说都无实义。你说出来一个觉，早就不是觉了。所以这个“己灵犹不顾”，连自己的觉性都不顾，其实是知道，根本没有一个法叫自己的觉性，都是妄想而已。不会动一个念：哦，这个灵灵觉知就是自性。连这一念都没有。连自己的心都不会认为是本佛。说自心是佛，这是方便说，是过来人的自证境界，是真正会的人，一时的形容而已。真正的过来人，连这一念都没有了。自己的心都不认了，他还会认外面的祖和佛吗？更不会执着外在的佛或祖师了。

第四首，鼓山神宴禅师诗偈：

直下犹难会，寻言转更赊。若论佛与祖，特与天地隔。

这首诗跟上面那首有点接近，但是这首诗写得更妙。什么叫“直下犹难会”？（师跺脚），这个方便讲叫直下。你问我什么是涅槃？你把那个橘子递给我，我想吃桔子了。这个东西可以这样说，但是我后面只要一加话，一解释就完了，就露尾巴了，就不是它了。这个世间露尾巴的人太多了。这个“犹难会”不是说他不懂，是这个不是。言下一讲它就不是言下了，所以直下犹难会。直接点醒你，你都很难领会，这叫“直下犹难会。”你根本就不理解怎么就是言下呢？哪儿就是言下了？点你的时候，你根本就领会不了，总是错过。像慧忠国师三次喊侍者，这就是言下让他顿悟的，但是他不明白嘛。你把那个东西给我，就是不会。沩山问仰山，我昨晚做了个梦，你帮我圆个梦。仰山从东到西走过去了，这是直下。但是人们不懂这个。直下都很难默契，你再寻文字，逐语言，就差得更远了。你再去追逐文字，离实相就越来越远了。

“赊”是远的意思。这里其实就是描写祖师禅的境界，真正与之相应的人太少了。首先这个见地他就到不了，他就不能理解，他听不懂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把橘子递给我。是因为我想吃橘子。

“寻言”就是寻他文字语言，执着佛经文字。洞山禅师说：学者恒沙无一悟，过在寻他舌头路。寻言，与寻他舌头路一样，知解文字去了。包括自己起心动念，起了一个疑惑，起了一个问题，就去追自己的问题去了，都是“寻言”。就像经常会有人问我，师父，什么是于念离念，觉知到底和觉性有什么区别。这都是寻言。“言”不一定是说出来的叫言，一动念就是言。早期好多人都会问类似的这些问题，前几天有人问我张拙秀才悟道偈中的几句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怎么叫“断除烦恼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”？这个“趣向真如”跟这里的“寻言”是很接近的。你一动念就邪了，就不是它了。就是这里的“寻言转更赊”。你起了一个言下“哇，这个就是”错了！寻言那就更远了，就是意识上再加意识，就不停地转了。所以这一念首先得自己看到，然后保任，牧牛，完了。

佛法就这么点东西，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你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领悟。

“直下犹难会，寻言转更赊。”这个“转”是更加的意思，它不是什么转身啊，转念啊。它是更加的意思，是反而的意思。所以“若论佛与祖，特与天地隔。”“直下”和“寻言”都不是，再论什么“佛与祖”就差得像天地之间的距离了。你就知道为什么祖师经常说“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”，“念佛一字，漱口三天”了。他论不到。佛都论不到，什么西方极乐世界，禅净双修，更论不到了。都是了不相关的，是迷人才会讲的。你郑重其事地讲出一个字来，都让人感到可笑。可是为啥有人会讲呢？因为他修不上去了，功德不具足，他到不了，他修不了这个法门，就只能去修有为法。一起心动念，就不相应了，所以才转修净土，念他佛与祖去了。因为那个容易，有所依。这叫“若论佛与祖，特与天地隔。”

五，泰钦法灯禅师诗偈：

永日萧然坐，澄心万虑亡。欲言言不及，林下好商量。

“永日萧然坐，澄心万虑亡”，这跟前面“南台静坐一炉香，终日凝然万虑亡”是一样的。所谓“萧然”，就是看上去这人可能挺消瘦落寞的，也没那么红光满面，干巴巴的。可能屋子里也没啥东西，一片萧条的景象。这对道人来讲是好事。如果一个道场里，每个人天天都是红光满面的，一定吃了猪头了我跟你讲。天天道场就跟办喜事似的，出来进去哗哗的，那是世间的大家庭。道场就是安安静静，就是没事，就是永日萧然。你们别以为道场的人气越高，天天吵吵闹闹那是好事，那不是好事，那是人心浮躁。出来进去，虽然有人上课，跟没有人似的，就是萧然。“澄心万虑亡”，这个“澄心”也是心里自然地就没什么事可想了。

“欲言言不及”，想说啊，根本说不到。想表达什么，全都是妄想。总觉得没有用，也说不到它，干脆就不说了。“林下好商量”，还是直接到林下静坐吧，比你说再多都有用。这里的“好商量”不是商量商量，就是老老实实林下长养圣胎去，做实修的功夫去。林下水边一物不为，那才是真功夫。你不用多讲，你去做。

六，示襄禅者·慈受怀深：

古人得后便休休，茅屋青灯百不求。遮眼谩将黄卷展，不风流处却风流。

“古人得后便休休”，这个“得后”就是悟后，真正的开悟见性之后，只剩下休息了。休休，是彻底地休息，再也没有任何的造作和有求之心。他一切的心都死掉了。他没办法不死掉，因为他看得清清楚楚，真正地悟无所得。这是真正的开悟。只有真正的开悟才能真正地死心。差一点你也死不了心，你死不了心，也开不了悟。就那么回事。所以说开悟之后这个心就彻底死下来，谁再怎么劝你、怎么诱惑你，你也不会动摇了。因为你已经从矿石变成金子了。再怎么奔屎坑儿里扔，金子都不会改变了，你的本质已经显露了，就怕你没有真悟。

“茅屋青灯百不求”，咱们现在虽然不是茅屋青灯，但是到了晚上十点半十一点的时候，每个人屋里边也会燃起一盏昏暗的小灯，跟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世间人相比，也算是一种“青灯”了。我们的生活也几乎算是“茅屋青灯百不求”了。大家都离开自己舒适的生活，聚在一起，认真办道，发菩提心，护持正法，利益众生，世间最最稀有难得之人。毕竟每个人在家里都是一百多平米的房子，在这儿呢，十多平米，还是两个人挤在一起。在家里吃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，可以随便做，还可以经常去饭馆吃。在这里，每天只有笋啊笋啊笋啊的，都快吃成熊猫了。笋之又笋，故几于道。茅屋青灯百不求，他知道一切都是幻影，没有实有的，还求个啥呀，求啥都是镜花水月，都是幻影，都是不实的。所以他悟得越深，越不会去求。

“遮眼谩将黄卷展”，为什么是“谩”将黄卷展呢？因为这个时候他再看经就多余了，“谩”的本义有骗人的意思，但在这里是无心欺谩谁，却又不是真的在做一件事，所以用“谩”。这个“黄卷”是指经书。为了遮眼也好，为了有个东西拿着也好，为了看看闲书解解闷也好，娱乐娱乐也好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装做在读，实际上可能睡着了。就像临济在禅堂表面上是打坐，其实在打呼噜。虽然是在打呼噜，其实又是真正在坐禅。会吗？这里虽然是假装看经，其实才是真正在看经。会吗？“谩”有点小欺诈的意思，因为他本身没有真正在看经，却拿本书在那里做看书的样子，老远处一看，以为他在看书。所以就叫“遮眼谩将黄卷展”。也有漫不经心的意思，也有欺骗人的意思，他本来没有欺骗人，但是他不是真正在看经，让别人一看还挺精进的。遮眼，只是为了遮眼。药山禅师不让他的学徒去看书，他自己捧本经一天到晚的看。有人就问他：你不让弟子看经，你自己为什么看啊？他说：如果你能将牛皮看穿，就可以跟我一样看经了。言外之意就是说，你得看得懂无字天书，才能像我一样不看经而看，看经而不看经。你得有这功夫和见解，才能看经。药山虽然拿着书，十方诸佛也不知道他看了个什么。所以说“牛皮也看穿”才可以看经。

“不风流处却风流。”其实就是一种很简单，很平淡的一种生活，也没有什么风流不风流的，但为什么又说却风流呢？是说这样的生活跟心境太自在，太潇洒了。世间那种风流完全没法跟这种风流比。因为这是一种寂灭的快乐，是恒常的快乐，是永远无苦的乐趣。

第七首，李遵勖居士诗偈：学道须是铁汉，着手心头便判。直趋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。

道理一旦你真弄明白了，不要犹犹豫豫，瞻前顾后，藕断丝连的。就好比如说世间那些创业的人，一旦知道一个好的项目，非常有前景，市场上没有这个东西，他会不会非常果断地投入精力和时间经营这个项目？一定会的。他知道这个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，他就会咬住这个项目不松嘴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，那这个时候他会牺牲一切。如果需要资金，他会把房子、汽车全卖了，也会投资这个东西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太有价值了。

学道也是这样，一旦你明白了世间所有都是镜花水月，都不真实，而佛法的智慧，能让我们永劫出离生死无明，得常乐我净，一旦你认定了这一点，你会不顾一切，你会斩钉截铁，你要做的事没有人能阻拦你。就像铁汉一样果断。着手心头便判，形容果敢，下手快，出离快，不拖泥带水，逮住了就不撒手了。咱们道场有几个同修很不错，来道场一次、两次，最多两次，心就定在这里了，就发了无上道心。目前看上去很好，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坚持一天是一天，大家一起坚持吧。

这叫“着手心头便判”。就是心里认定的东西，判定的事，不再犹豫不决，直接结案。这首诗是借用世间法官判案的事情来写修道。着手心头便判，一下就给你定案了。所以“直趋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。”那些俗事啊，有为啊，那些梦幻的东西立刻全部放下，不要去管，都没用。

第八，流水下山·宋此庵守净：

流水下山非有意，片云归洞本无心。人生若得如云水，铁树开花遍界春。

这首诗意境比较美，写得也很生动。流水和云它都是无心的，无意识，无情说法。我们要经常向无情学习，学法之人应该向无情之物去学，学它们的无心和自然，学它们不造作，没有是非取舍。你看流水从山上流下来，它没有一个选择，就是顺势而为。片云归洞，云飘到洞里面，它并没有心要飘到洞里，而是随缘任运，缘把它带到哪儿，它就在哪儿安住。其实我们学法修行，就是要达到这样一种心境和智慧，撤销自己的主宰，随缘任运，做一个无心的人，没有我执，去除强烈的得失心。远离种种执取的心、贪着心，把这些心去掉，像云和水一样，就自由自在了。其实意识也好，心也好，你不用把它灭掉、把它杀掉，跟它商量好了：你别造作，别胡作非为，你该干嘛干嘛，我还支持你。看看花啊，赏赏草啊，听听溪水啊，行行脚啊，这些都没关系。你哄这个意根，别让它去造作，别像声闻乘一样把它压住，压也压不住，你看好它，别让它染污即可。让它自然地运用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只是不染。这叫“流水下山非有意，片云归洞本无心。”

“人生若得如云水，铁树开花遍界春。”如果你活到了一个像云水这样的心境，那你哪里不是春天？哪里不是好时节？铁树都能开花。也即随所住处恒安乐。铁树开花，是一种比喻，就是到哪里都吉祥如意。

九，兴教洪寿禅师诗偈：

扑落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。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

“扑落”有很多意思，比如说树叶落下来啦，杯子掉在地上了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都是“扑落”。生活中你六根碰到的任何东西，你眼睛所及，都不是心外之物。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。扑落非它，皆从心起。你一起心，好像有那么个境界。你没有心，它就是它，都在一个大圆镜智里面。迷的时候叫轮回，叫生灭，觉的时候，不生不灭尚不可得，何况生灭。

“纵横不是尘”，不管怎么生灭变化，劫火烧海底，涅槃相如是，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，都不是心外之法，都是幻心在起生灭之相。尘从心起，纵、横也都从心起。心若不起，也就没有纵横，假名为纵横。尘也不是尘了，境也不是境，也没有尘也没有境。这是“扑落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。”

“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”当你妄心未生，分别未起时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正恁么时，未做恁么想时，你和山河大地还有分别吗？无二无别。只是起心才有个山河、有个我，不起心时谁是山河？谁是我？起心时候有庄周、有蝴蝶、有梦，不起心时候是蝶梦庄周？还是庄周梦蝶呢？所以一切外境都是人分别出来的。

第十，长沙景岑禅师诗偈：

百尺竿头不动人，虽然得入未为真。百尺竿头须进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。

所谓“百尺竿头不动人”，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。就像卧轮禅师那个偈子，他觉得他到了一个很好的境界。“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”，他都没有妄想了，甚至连一个念头都没有了，他往那一坐，就入定了，心特别静，这是百尺竿头不动人的一种。还有一种不动，就是世间所有的烦恼都断尽了，自己也确实没事，但是还有法执没有断尽。这是“百尺竿头不动人”。在一个地方停住了，自以为到家了、成就了，不知进取了。这个“不动”是一种境界，是修行的过程，但是还没有到达圆满的时候，不能停滞在这不动地。就算你证得了涅槃，如果有证有得，有住有取，皆是我相，非是究竟。所谓的佛不住涅槃，涅槃也不住佛。

“虽然得入未为真”，你只是刚入门，说个入门都算勉强。百尺竿头不动地，你爬到顶了，事情还没完。就像耍杂技的，爬竹竿爬到顶了。这时候观众肯定给你掌声，但是动作还没表演完，还有后边向前面一跃，更精彩的。修行也是，你只是没有烦恼，只是粗的烦恼断了，只是刚断了事上的惑，理上还有尘沙惑，还没断。希更审除微细惑。你要不停地去反观自己，还有很多微细的烦恼和无明，需要你更进一步，才能圆满。

“百尺竿头须进步”，这个“须进步”，说得更明确一点，要在大众中磨炼，要历事练心，要发菩提心，要度众生，要弘法，要续佛慧命，要行诸佛菩萨所行之道。满足本愿，恢复无始以来的愿力，与众生同居止，共进退。这几天我一直又再重复发菩提心在我们修行中是多么重要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修行有疑惑？因为这条路要求牺牲很多个人的、世俗的东西，包括亲情啊、享受啊。要牺牲很多，你才能发起这个心愿来。这就是“百尺竿头须进步”。你不能停在一个涅槃寂静、清静无为里。不能堕无为坑，那样圆满不了。

“十方世界是全身”，你要和光同尘，要跟众生打成一片，甚至说要无尽地往来于生死，往来于众生之中。你不能生心：哎呀，我就干这一辈子了，就来这一世了，我再也不来了。这一念你都不要起，就是起了这一念，也别信以为真，这只是个念而已。你不会真的有疲厌心，如果你有疲厌心，说明你还没了解实相，说明你着在了众生相上面。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度众生的心，你又着在了一个空相上面。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到了不动地就停滞在那里了。要么他觉得众生难度，要么就是他没有这个愿，那说明他学法的根基和因缘还不成熟。

今天这十首诗就和大家学到这里，希望大家把它们都背下来，把这些见地和修行方法透彻地掌握，运用在生活中，获得解脱。

问路白云头

禅诗直解（二）

第一首：梦窗国师的一床宽

青山几度变黄山，世事纷飞总不干。眼内有尘三界窄，心头无事一床宽。

因为咱们学过寒山、石屋住山的诗，这前两句其实就是心安下来了，然后找个地方一待，生活非常简单，没有太多的变化。山色几度地变黄，说明他在这座山里已经住了很多年了。没有讲具体多少年，他只是用了个“几度”来形容，说明已经住很久了。

“世事纷飞总不干”，世间发生什么跟他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。他不关心世事的变化，他不再关心世界发生的一切。

“眼内有尘三界窄”，“眼内”指的是你的心里，不是说眼睛里面。“有尘”是指你心里边还有一些执着。“尘”是指凡夫的妄想、执着、无明，种种尘劳烦恼。心里只要还有执着，整个天地都给你，你也会觉得不自由。三界虽然广阔，但如果心里有尘劳妄想，三界你都会觉得很狭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里边有东西障碍着你的自由。心里有物，三界都是窄的。心里没物，哪里都海阔天空。我们道场现在每人就一间屋子，人多的时候俩人一间，在家里的时候还三室、两室，到这儿就一室、半室。更有甚者，有的人到山里边住，像过去祖师、禅师就一个茅屋，一个石屋，甚至一个洞。他心里边没东西了，他无求了，完全不在乎所居之处有多大。他无求了，整个人就自在了，就不再关心居住的地方有多奢华。一间小屋他也不会觉得闭塞。

悟道的人你给他关监狱里面几十年，他也一样，他也不觉得被幽禁了。

就像我们过的这种日子，和住在监狱里差不多。没人管我们，我们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出院子。我们不出院子是自愿的，是对这个世界没有了所求，完全心甘情愿地待在院子里修行，根本没人管我们。我们甚至长时间不出这个院，也没觉得不自在。没人觉得这里闭塞，不自由。是因为心里没事了。如果不学法，如果被强制关在一个地方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就会很压抑。一出去，就有被放出去的感觉。去个超市都觉得：哇，好开心啊。其实你觉得不自在，是因为你有所得，有所求。悟道的人你给他一张床，他都觉得很宽阔。咱这里也有同修说过：哇，师父，我就一个小床，再来一个小桌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多了。有人这样讲过。但是这种生活能过多长时间还不能确定，不过古人的这种自在，这种味道，我们很多人已经体会到了。剩下就看能在这里生活多久了。

下面看第二首，天台德韶禅师的满目青山：

通玄峰顶，不是人间。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。

这四句偈写得非常巧妙，它已经超过一般诗歌的境界了。为什么？天台德韶禅师是法眼禅师的弟子，他说完这四句偈的时候，法眼就给他授记，说：只此一偈，可起吾宗。

“通玄峰顶”，是指意识知解，再玄再高，都不出妄想心识。意识的东西，你再玄妙，玄之又玄，你怎么玄都没用。陈睦州尊者说，玄你姥姥家去了。赵州禅师说，你就被这一个玄字给玄迷糊了，被一个妙字给套住了。

“通玄峰顶，不是人间”，这里“人间”其实就是美好的世界，解脱的世界，就是净土。意识那个东西永远不是真正的人间。为什么要这样解释？后面两句就是答案：“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”。你不要再去找一个概念的东西，你就直接看、直接听、直接用就行了。满眼所见的，那才是真正的人间，才是真正的净土，才是真正的涅槃、解脱。你看的、听的一切都是现成的，不用去找一个通玄峰顶。“通玄”，通到最玄妙的，玄之又玄，不出妄想。老子道德经云：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不过知解而已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，会被一个“玄”字缚住，以为有一个“玄”可得。你再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个玄的，那都是脑子里的东西。直接用，直接行，不起用想，也不起玄想，反而是它。这叫“通玄峰顶，不是人间”。

“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”，跟“扑落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”一样，都是指万法唯心，心生法生。这几句话讲起来简单。真正达到这种境界，得需要许多年的修行。

我们背诗，就是巩固修行的见地，再认真地做功夫。好多人天天背诗，完全不懂。完全不懂背起来就很难，明白它的道理，再背，就不难了。

我们看第三首，龙山禅师的三间茅屋从来住：

三间茅屋从来住，一道神光万境闲。莫把是非来辩我，浮生穿凿不相关。

“从来”就是已经住很久了。除了三间茅屋，再也不需要别的。有三间茅屋就够了，其他东西都不需要。

“一道神光万境闲”，这“一道神光”就是智慧，解脱的心境，无染的心性。你也别讲什么灵灵觉知啊，佛性啊，甭讲那个。识成了智，有所依转变到无所依，就像从矿变成金了。这一道神光，妙用无穷，万法都不离这道神光，都不离这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是变化的，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。有了这一道神光，有了这个根本的东西，能够提纲挈领，其他一切都会各安其位，所以才会“万境闲”。事儿都是人找出来的，你抓住了这个根本的东西，就没有事，任何境界都没了。有境界是你起了执着。

任何东西，你再喜欢的，再执着的，也得放下。不然的话，一翳在目，千花乱坠。金屑虽贵，在眼为翳。有一个东西执着，其他所有的东西就看不到了，万境就不闲了。这叫“一道神光万境闲”。

“莫把是非来辨我”，你甭跟我讲世间的是是非非。人间百象跟我都没关系了。祖师、成就的人，他不会被世间的繁华和有为影响与诱惑，即便你去请他当住持，弘扬佛法，他都可能不去做。除非他自愿，他有那个缘和愿力。包括，有些人打着行善法的名义请他去做事，他都不会去做。他就是随缘做一些简单的事。他不会刻意地去做善法、有为的东西。这叫“莫把是非来辩我”。

“浮生穿凿不相关”，这个“浮生穿凿”，就是指生灭有为，世间法，种种的经营、取舍、得失、计划。世界善法也是世间法，不相关。道人就像那首诗里说的：古人得后便休休。他的心就没了，那种生灭心就灭掉了。然后就随缘生活，随缘做事。他不会刻意地去做一个很难的事，不会去做需要费心思，消耗心力的事。因为明白人都知道万法从缘起，缘不成熟，都是瞎折腾。

我们直接讲第四首：

摧残枯木倚寒林，几度逢春不变心。樵客遇之犹不顾，郢人哪得苦追寻？

这首和下面一首都是大梅法常禅师的诗。他住在宁波大梅山。他写的这首诗跟他住山避世的生活、境遇有直接关系。其实一开始他也领众，在大梅山有寺庙领众共修，僧众也有好几百人。但是领众之后，他觉得法缘已尽，教得差不多了，也该歇着了。人家就去独居了。独居就像寒山、拾得一样，像永嘉大师那样，潇洒自在，无拘无束。这就是“摧残枯木倚寒林”。他的世缘已尽，凡心已死。该做的也做了，缘分尽了。即使释迦牟尼佛在这世间弘法，缘分尽了，他也得歇着，也得入涅槃啊。他不可能总在那说法，度众生。这是“摧残枯木倚寒林”。用冬天树林里的枯木，来形容一个人世间的心、生灭的心全部都没了，全都死了。又是寒林，又是枯木，就说明他的心已经像达摩祖师说的心如墙壁了，比那个还更进一步，心如枯木。

“几度逢春不变心”，不管这个世事怎么变化，时间怎么流转，他出世的心都非常坚定。春天来了，很多的树都会发芽，但是有的枯木再怎么逢春天，它都不会长芽了。几度逢春不变心，就形容他的心已经不变了，死了。你再怎么请我出去说法，我也不说了。我说过了，说完了。这是“几度逢春不变心”。

“樵客遇之犹不顾”，砍柴的人碰到这个人，都不会多看他一眼。为什么？因为住山生活条件艰苦，衣食不周，瘦骨嶙峋了，估计是衣衫褴褛，满面枯黄，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都变成了保护色，跟周围的景色都融成一体了，看不见这个人了。樵客遇之犹不顾。连砍柴的人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。永嘉大师说：调古神清风自高，貌悴骨刚人不顾。看上去很憔悴，邋邋遢遢的，也没个人样了，但骨子里全是精神，全是高峻的格调，非世人所比所测。就像寒山拾得在国清寺里，天天穿的从上到下那么邋遢，又那么臭。谁会多看你一眼啊？凡夫都不会多看你一眼，看了也是嫌弃。谁也不会把你当佛，把你当圣人，凡夫肉眼俗心，看不出圣人的行迹。谁有那个慧眼？俩人一来寺院就去、去、去，赶他们走。谁都不愿意跟他多说一句话。浑身臭烘烘的，又不讲卫生，又邋邋遢遢的。这是“樵客遇之犹不顾”。

“郢人哪得苦追寻？”这个“郢人”，比喻一直请他出山做事的人，包括请他讲法的人，追他学佛的人，类似这样的人。就是那些一直想请大梅禅师出山的人，你们就甭找我了。因为他隐居了嘛，好多人就一直找他，他就不停地搬地方、换地方，换好几个地方。后面的“又移茅舍入山居”，就说明他出世的心已经绝。他怕别人老去找他，所以又把茅屋搬到更深的山里。他知道他的法缘已经尽了，或者他不想讲法了，所以就想过隐居的生活。古人都是特别自由自在的，除非他愿意去做事，否则，谁也别想请动他。他愿意他就做，他不愿意就是皇帝请也请不动。

咱们看下边一首：

一池荷叶衣无尽，数树松花食有余。刚被世人知住处，又移茅舍入山居。

“一池荷叶”，是用荷叶来做衣服穿，这样他也就省得去化缘，省得去穿什么好的面料的衣服，一切奢侈的衣服都不需要了。弄个荷叶当衣服，以我们现代人的心来看，有点夸张，但是在十代可能就是这样。我们都知道过去有纸衣道人嘛，穿用纸做的那种衣服。灯录里边写的，还有用纸做的被，冬天就盖那个纸被子。说明他的生活非常清贫，非常艰苦，但是即便这样，他也不入世去享乐，而是以清闲无事为永乐。

“数树”只有几棵树。“松花”，这个“松花”就是松树的果子上面的花粉，可以煮菜煮汤。反正没有吃的呗，大自然里边有什么可以吃，就地取材，因地制宜。他自己会试，尝试这个东西，一吃没事，他就会当成食物。咱们学石屋诗，石屋禅师也会吃黄独啊之类的东西。

“刚被世人知住处”，他虽然隐居了，却免除不了很多人认识他的人，还想追随他，寻找他。有的人会在山里游玩，或者砍柴，遇到他，被他吸引，一看这是个道人，又是大梅禅师，咱还是找他来出世讲法吧，就又打破了他的清净。就像桃花源记里边那个村子里的人刚被人知道，整个全村人搬走了，就是怕被人打搅。

“又移茅舍入山居”，是写一个道人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想再去跟世俗有什么关联，这是他自己的一种志向。你别认为：哎呀，这是不是小乘啊？禅师的境界，佛都难测，千圣不识，全然自在，毫无征兆，不可以凡情论。灯录里有很多大梅禅师的开示，我们看了就知道他是一个过来人，在禅宗祖师里也非常有名。《圆觉经》里面讲的，单修奢摩他，单修三摩钵提，单修禅那，人家就达到那个境界了，他不是声闻的境界。禅师个个都非常自在，他想弘法就弘法，他想歇着就歇着。

我们看下面李翱的这首写给药山禅师的诗：

炼得身形似鹤形，千株松下两函经。吾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瓶。

“炼得身形似鹤形”，李翱刚到药山禅师那里去拜访药山禅师的时候，他看到药山禅师非常瘦，整个身体修炼得像一只鹤一样。这就是“炼得身形似鹤形”。其实过去的祖师生活条件几乎都不好，有几个吃得肥头大耳的？没有。除了特殊的以外，像布袋和尚那种胖，咱不知道他是怎么胖的。一般都是消瘦，对不对？瘦的比较多，所以“炼得身形似鹤形”。

“千株松下两函经”，药山禅师就在松树下边捧着两本经书，一本胡说经，一本闲扯经。这个“千株”也是一种夸张，就形容一片很茂密的树林。他就在那树林里面，抱着本闲经看。有个公案，说药山禅师不让他的徒弟看经，他自己整天抱着经看。两函经，过去经都是放在盒里边的。函就是盒，两盒书，都是竖排版的，繁体字的经书。

“我来问道无余说”，我来向药山禅师问法：如何是佛？什么是第一义谛？他也不说话。“无余说”就是没有什么解释，什么也没说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。指完之后，就说了一句：云在青天水在瓶。这是祖师禅的典范。至于说什么是云在青天水在瓶？自古以来有很多人解释，都是画蛇添足，贻笑大方。大家自己去悟，你们没事也自己举举手指，就知道什么意思了。

第七首，不似老僧闲，志芝的诗：

千峰顶上一间屋，老僧半间云半间。昨夜云随风雨去，到头不似老僧闲。

志芝是宋朝的一个禅师。这首诗境界高渺，禅境绝妙，读起来太棒了，人家就能用这么普通的语言把这种悠闲自在的状态描写出来。我们虽然达不到这样的境界，但是非常向往。

“千峰顶上一间屋”，他住的地方非常高，在山顶上，就像寒山住的地方一样，在千峰顶上。寒山大师住的地方，“庭际何所有，白云抱幽石”。院子里没有什么，就有一块石头，围着一片云。云都升到了他的院子里面，形容他住的地方很高。

“千峰顶上一间屋，老僧半间云半间”，他住的卧室里面经常有白云飘来，他住半间，云住半间，拟人拟的非常生动。让他一形容，好像这白云都活了。

“昨夜云随风雨去”，昨夜一刮风，一下雨，云飘走了。

“到头不似老僧闲”，云这么闲，到头来，还没有老僧闲，能呆得住。云这么悠闲，还是耐不住寂寞，飘走了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形容，云本无心，没有什么耐得住耐不住寂寞。禅师只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意象，来形容自己的闲情和心境。其实这里写的并不是云的流动性，不是借用云的自在，而是借用云曾经停在这里，但是它没好好停着，被风一吹又刮走了。不像我一样，能经得住风雨和寂寞，一直留在这里。

这诗也不用多讲，意境很美，写出了道人的自在洒脱。因为道人他不再追逐、贪恋世间的五欲六尘，最后剩下的伴侣也只是风啊，云啊，雨啊，草木啊这些东西，他以这些自然之物为伴了。梅妻鹤子，小动物，或者是植物，或者是花，或者是雨，季节气候，天地，以此为伴。以天地为棺椁，以虚空为幻身。懒残和尚的诗：山云当幕，夜月为钩，卧藤萝下，块石枕头。古人悟后的生活都是这样的！都是以自然界的东西为伴侣，特别美！

为什么道场的人这么喜欢这些诗？因为我们过的也是这种生活，不是抽象的理解，不是向往，而是有切身的体会，感同身受。虽然有的人只来这里两天、三天，但毕竟亲自体验过这种生活。虽然这种生活过的时间不长，但爱读这些诗了，也能写几首出来。就是因为这种氛围特别浓厚。刚从世间的那种浊世、那种桎梏里边出来，突然到了这样山青水秀的地方，觉得非常自由，特别自在。

我们看鸟窠禅师的诗偈：

来时无迹去无踪，去与来时事一同。何须更问浮生事，只此浮生是梦中。

“来时无迹去无踪”，来也没有踪迹，其实也没有来。走呢，死了，也没有形迹，没有真实的死亡。在梦里你觉得：哎呀，我生了，我死了。醒了生死皆幻，本无生灭。世间一切的生灭都是假象，也没有人生，也没有人灭。

“去与来时事一同”，这个世间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。从来就没有生命诞生过，也没有事物灭亡过。一切都是在原点幻生幻灭，起点即是终点，开始即是结束，来去生灭，都是一场幻梦，一切的一切都没存在过，没发生过，都是我们意识中的妄想和迷梦。只有深刻观察到这个事实的人，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：去与来时事一同。头和尾都是幻梦，中间可以直接跨过，这一辈子一件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因为没有生灭，中间的过程是一个幻梦，一切可以直接跨过，所以说“何须更问浮生事，只此浮生是梦中”。整个宇宙，佛与众生，一切的一切只是一场大梦。永嘉大师说：诸行无常一切空，即是如来大圆觉。《圆觉经》里面说：恒河沙诸佛世界，乱起乱灭，生死涅槃，皆是昨梦。无妄轮回及非轮回。只是众生自以为有个生灭、有个人活着，在这个错觉和妄想中妄自流转，受苦无穷。经云：一切众生，于无生中，妄见生灭，是故说名轮转生死。知是空花，即免流转。此事不知，名为无明。自己活了多少劫，修了多少劫的道，乃至证得大涅槃，成佛圆觉，都是幻梦，都是意识里的幻想。

第九首，竹影扫阶·大川禅师：

藉婆衫子拜婆年，礼数周旋已十分。竹影扫阶尘不动，月轮穿沼水无痕。

“藉婆衫子拜婆年，礼数周旋已十分”。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你是婆子，就行婆子的事，就穿婆子的衣服，就行婆子的礼，就拜婆子的年。“拜婆年”有点像那种女人拜，行女人的礼。过去女人有一种专门的行礼礼仪，现在很少有人行那种礼仪。借此来形容女人就作女人，即合道也。

“礼数周旋已十分”，你把女人该尽的本分，该尽的职责，该发挥的角色发挥好就可以了，不用再去别修什么法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皆是幻化的，但有所作，都是造作。所以女人你不要去打什么妄想：哎呀，我得转男身。转男身是指你的智慧，是指你的心性，是指你的勇气，把女人的那些习气转了，把女人的依懒、脆弱、嫉妒、贪爱转了，才是丈夫身，不是让你的身体变成男人。修行不是女的都变成了女汉子，让人一看都害怕。一过来，“啪”给你撂那了，这东西没有必要，吓人。女的就做女的，有智慧就行。《维摩诘经》咱们也看到了，天女化身为舍利弗，把舍利弗吓到了。女转男身不是那样，而是内在的觉悟和心性的转变。

“籍婆衫子拜婆年”，法身示现了一个婆子的形态，然后行婆子的礼数，当下就已经圆满了，不再更修更转。就像“竹影扫阶”一样，竹子的影子被风一吹动，它能扫动尘土吗？它扫不动。为什么？它是幻影。

“月轮穿沼水无痕”，月亮的影子从沼泽地里穿过去，它会把水弄出痕吗？不会。风会弄出波纹，但是月影不会。因为月影是幻化的。世间法里，风可以吹皱河水，月的影子没有这个力量，不能把水弄出波痕来。竹影也扫不动台阶上的尘土，因为它是幻影。那作为人，不论男女，它示现出来的也只是一个幻影，尽好礼数就好了，没有必要在这个幻身上去下功夫。永嘉大师云：幻化空身即法身。实际上，是没有这个婆子的外表形态，女人的八十四态，都是幻梦。

这首诗也比较妙，他用四句诗写出了《圆觉经》里的如幻如化境界，幻心灭故，幻尘亦灭，幻尘灭故，幻灭亦灭。诸幻虽灭，不入断灭。

最后一个，一钵千家饭，契此的诗：

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。青目睹人少，问路白云头。

释契此，是指布袋和尚，他生于五代。

“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。青目睹人少，问路白云头。”一种完全无所依的状态，拿着一个钵，到处乞食，随处安住。“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”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我留恋的，随所住处恒安乐。

“青目睹人少”，是指有慧眼的，能认识我的人少之又少。也暗指能过这种洒脱自在的日子的人也非常少。

“问路白云头”，如果你想认识我，就去问路尽头的白云。只有白云知我心。就像寒山诗里所写的一样，欲得安身处，寒山可长保。如果你想认识我寒山，来溪边林下。你想认识我布袋，与我同行，你去问白云。你明白了白云，就会得我布袋。

布袋和尚示现得也是疯疯癫癫，邋邋遢遢的。他拿个布袋，每天不管见了谁，就说：乞我一文钱。人家不管给他什么，他都装袋子里。也有一些禅客专门向他问法，然后他就叉腰。一问他，他就提起布袋；再问他，他就放下布袋。别小瞧这一拿起，一放下。是过来人，大手笔者，非等闲辈使得。但是很多人并不懂他为什么提起布袋，又放下布袋。

这十首诗咱们简单讲到这里，大家平时要多读，读熟，读懂。

满船空载月明归

禅诗直解（三）

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每周要背诵的十首禅诗。加上前两次学习的二十首，一共是三十首禅诗。我们学习这些禅诗，不是死记硬背这些诗句，而是理解它的意思，熟悉禅宗祖师的见地。学习这些诗，首先要了解它的妙处在哪儿？为什么是千古绝唱？这些诗哪里显出一个人的悟境？为什么叫开悟诗？为什么叫悟道诗偈？我们得把这些弄明白了，然后这些诗偈才能指导我们的修行。

所有的佛经，祖师的开示，包括这些禅诗包含的信息、解脱知见，都一样，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如梦如幻，通过修行，直达解脱的境界。禅诗最大的特点是用很平实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道人的风采，描写了他们简单合道的生活。我们为什么学了这么多禅诗、法语，还要不停地学？就是换一种方式来巩固同样一个道理，来巩固同样的修行方法。禅宗最主要的修行方法就是牧牛。牧牛就是转念、离念、不住于念。黄檗禅师说：离即是法，知离者是佛。

咱们看第一首，千尺丝纶·德诚

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

德诚禅师是药山禅师的弟子，药山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徒弟，像道悟、云岩，还有德诚船子和尚。德诚是夹山善会的师父。这几位都是禅宗比较有名的禅师。

这四句诗主要是来源于一种生活经历，一个生活的剪影。船子和尚从药山那里得法后，他找到了一个江边，在那儿划船渡人。你给钱也行，不给也行，反正够我活命就行了。没事他就坐船上，在江上放舟，或者躺在船上，无事度时。得道之人都是无事人，没事躺在船上任船四处漂流。心也像船一样，毫无系缚，任运而为。我猜想船子和尚虽然有船桨，可能都不用，船爱飘哪飘哪。晚上，把船划到江心，坐在船上，弄个鱼竿，放个长线，开始钓鱼。

线上有没有钩不知道，钩上有没有鱼饵不知道。反正就是弄个鱼竿，弄个线，垂下去。在夜深人静的晚上，他在江上独钓一江水。

钓鱼没问题，但如果用不带鱼勾的鱼杆和鱼线钓鱼，正常人看到，一定会认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。

但即使是禅师，也有可能真的钓鱼啊！这个你别惊讶，禅师干什么的都有，有喝酒的，有吃肉的，有钓鱼的。

这个时候你就甭讲：师父，钓鱼算不算犯戒？别笑，一开始我学佛的时候，就经常劝人家别钓鱼。我在家学了三年佛嘛，我单位就有一个爱钓鱼的，我天天劝他：你看，你没孩子，就是钓鱼钓的。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坚信这一点，我说：你要不钓鱼，你老婆就能怀上孩子。但现在我不那么认为了，我知道生孩子要很多缘，跟钓鱼没有直接关系。我至少不会坚持认为生不了孩子跟钓鱼有关。

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特别武断，非常迷信，坚信钓鱼就怎么怎么着。所以过去看到别人做很多事情都起心动念，都说人家你这样是有果报的，那样是不好的。天天奔外看，也不懂得怎么修行。

我们太容易受固有观念的影响，导致对人对事都存有偏见和误解，甚至会用自己一些固有的观念伤害别人。只有通过深入修行，观察到自己这些固有的观念，打破它，看破它的虚妄，从中解脱出来，我们才能自在，才能自由。

像德诚禅师他没事就划船到江上去钓鱼。他钓鱼不犯戒，你看他犯戒，是你犯戒，这就是佛法。无心者不犯戒，有心者犯戒。不住者不犯戒，住着者犯戒。不分别者不犯戒，分别者犯戒。

“千尺丝纶”，这个鱼线肯定没有千尺长，这是诗歌，讲究这种艺术，让你读着就觉得：哇，太棒了。

“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”形容晚上微风一过，江面泛起层层水波，水上的涟漪“哗”地散开。月光一照，水面波光粼粼。一波才动，万波跟随。他表面上是描写一种生活的情趣，一种景色，实际上是写他的这种清闲自在、美好惬意的生活。

只有那些全然无事，活在当下的人才能看到这么美好的景色。景色美，是因为心中有无限的闲情逸致。只有心中无物，才会有无限的闲情。才能看到“一波才动万波随”的美景。

“夜静水寒鱼不食”。因为夜深了，水也冷了，动物到了深夜也要休息。比如咱们道场的鸟，你睡了，它也睡了。它可能比你睡得早。你起了，它早就起了。每天早晨四点四十五，你准能听到鸟叫。鸟准时起，准时叫，它都不用看表，它习惯了在那个点起床。鸟和其他很多小动物都睡得早。鱼也是，有可能是睡了，天气也冷，连勾上的食物都不吃了。所以是“夜静水寒鱼不食”。

我们看这首诗的最后一句：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。整首诗最后一句，是最妙最妙的。一下子就把整首诗的意境从美丽的景色延伸到深妙的智慧。所谓“禅诗”的“禅味”恰恰在这里得到体现。你就知道船子和尚他不是为了钓鱼而钓鱼，他真的是百无聊赖，实在没有事干，弄个鱼竿坐在江心，坐坐钓鱼的样子。这对世间人来说是非常寂寞无聊，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空虚、郁闷。可能有些人想到，一个人活到这样的境界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生活已经到了全然没有目的，没有任何追求的境地，这样有意思吗？禅师和道人追求的不是世俗人眼中的意义，他们泯除了对自我和意义的追求，完全活在法性和自然的趣味之中。你以为有意思的事，在他们心中，索然无趣；他以为有趣的事，而你没有那个心境，根本无法理解。

船子和尚划着小船，从江心回来，最后什么也没钓着，但是却钓了一船明月回来。这就是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。虽然什么也没钓着，但是有这一船明月相伴，人生中还有什么能比此更美。虽然是伴着明月，但是在诗歌里，他写成用船载着，禅师的智慧和洒脱的生活情趣一下子跃然纸上。

“空载”，一下子就把佛法和禅宗的本质点出来了，道出了世间的真相。世间真相就是一无所有，没有任何东西可得可留可住。所以虽然是钓鱼去了，但什么也没钓到，满船空载月明归，非常妙！虽然什么也没钓到，但是比钓到鱼还要开心，还要自在。虽然是在写钓鱼，但是把实相通过这样的一个意境很妙地表达出来。

这首诗非常非常有名，因为它特别富有禅意，它是用生活中一个很平常的意象来表达实相。人家没给你讲实相的真理，就让你自己去领悟，去读。船子和尚的这首诗，跟大愚良宽的一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有一个小偷去大愚良宽那里偷东西，他穷啊，家徒四壁，啥也没有。小偷翻了一个遍，啥也没翻着，挺失望的，正要走。大愚良宽可怜他，看他费了半天劲，啥也没偷着，就说：“你别走，我这还有一件夹克，貂皮的，送给你。”小偷当时就蒙了，怎么还送我一件衣服。拿着吧，正要走。正好天上有一轮明月，大愚良宽就说：“哎呀，如果我能把天上这轮明月送给你就好了。”大愚这句简单的话，透露出他的心境已经完全超脱了物质的束缚。对他来说，一轮明月，清风拂面，比起五欲的享受更重要。人们只顾着追求物质的享受，天然的、宝贵的、不须要经营就能获得明月，却没有人关注，也不懂得欣赏。

人们经常忽略天真的、自然的快乐，对那些很简单的，不需要经营，不需要造作，甚至不需要动脑子就能得到的东西，视而不顾。而是花很多精力去执迷五欲六尘，成为它的奴隶，到最后也是空无所得，唯带一身业，让自己在轮回中受苦。

第二首，闲居无事可评论.清欲

闲居无事可评论，一炷清香自得闻。睡起有茶饥有饭，行看流水坐看云。

“闲居无事可评论”。一个得道的人就是无事人，佛是无事人，祖师、禅师都是无事人。没有一定要做的事情，随缘过活，随缘穿衣吃饭，做一点点事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。更不会说别人过失，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他没那个心。觉悟了的人，不会再关心别人做什么事，也不会去评判这个如梦如幻的世间，他知道众生所作皆是幻化随缘，了无实性。所以叫“闲居无事可评论”。

“一炷清香自得闻”。这“一炷清香”呢，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。一个就是没事点一炷香，在那里静坐。还有就是“一炷心香”自得其乐。形容自己内心的一种清闲和幽静。这个清香，也有般若智慧的意思。所以叫“一炷清香自得闻”。不需要外在太多的东西就能心安满足。任何陪伴都不需要，有一炷清香，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有自己陪伴自己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说佛门是“青灯古佛”呢？所谓的青灯就是一盏无事灯，古佛就是一尊不染佛，象征着清闲寂寞，以寂灭为乐。没有什么伴侣，自得其乐。我们看得出来，其实古代悟道的人都是喜欢独处的人，都是耐得住寂寞，享受得了寂寞的人。不像世间人害怕寂寞，害怕独处。道人恰恰喜欢独处。

“睡起有茶饥有饭”。为什么能够睡起有茶饥有饭呢？因为他简单嘛。茶也不是多好的茶，可能随着季节时令，树林里或山上抓把叶子，晒晒，冲了就当茶了。灯录里边计载有一些禅师，煮松针的，煮树叶的，一些绿色的叶子，都可以当茶。大自然的东西，地里长的植物很多都能吃。煮时间长了都有那种清香味。这是“睡起有茶饥有饭”。吃的也很简单，有什么就吃什么。

“行看流水坐看云”。为什么能够行看流水坐看云呢？因为他没事，他有这种闲情，有这种心境，他没事儿可操心，光剩看云看水了。我们现在在道场过的其实几乎就是这样的生活，但是没有功夫，这样的生活过久了，就过不下去了。他会心慌，会不安。

我们看题僧院·灵一

虎溪闲月引相过，带雪松枝挂薜萝。无限青山行欲尽，白云深处老僧多。

这是写一个行人，一个道人，他那种完全无忧无虑的状态，有太多的闲情逸致了，太没事干了。他就开始爬山，行脚，然后散步。“虎溪闲月”，就是他散步时候路边的景象。为什么叫“引相过”？拟人化，虎溪和闲月成了他的相导，带着他行走在山里。他散步的时候，过了虎溪，又有明月来陪伴，虎溪闲月一直跟着他。“引”，有引领的意思，也有相伴的意思。在行脚的时候，一直有这么好的景色引着他徐徐而行。

“带雪松枝挂薜萝”。在路上他看到雪压在松树的枝头，压在薜萝这种植物身上。

“无限青山行欲尽”。他以为要走到山的尽头了，其实没有。一山连着一山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所以这里的“无限青山行欲尽”是一种形容。他以为要走到尽头了，没想到前面还有更多的山，更多的云。越是到了快要到尽头的地方，越有更深的山。在深山里，还有僧人居住。僧人们都隐居在大山的深处。所以就是后面那句：“白云深处老僧多”。山没有尽头，人生也没有止尽。我们活着，人生的经历，永远没有一个尽头，它是一个大的无限的循环和轮回。这个轮回不是指六道轮回。你觉悟了，这个轮回就像春夏秋冬交替一样，非常自然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烦恼，随法性而运作，这叫“白云深处老僧多”。我们通过最后一句也看到，其实有很多的修行人都是住山的，而且住的是非常隐蔽的。

欲归山留别韩潮州愈偈·大颠

辞君莫怪归山早，为忆松萝对月宫。台殿不将金锁闭，来时自有白云封。

这是大颠禅师写给韩愈的一个偈子，我以前发过朋友圈里，也简单讲过。好多人都很喜欢这首诗，我也特别喜欢这首诗。这首诗把自然界的景物写活了，就是把景物当成人来写，特别妙。

“辞君”，是指大颠禅师辞别韩愈。大颠禅师去见韩愈，去化缘什么的，有事相访。回来的时候，写了一首偈子给韩愈。“辞君莫怪归山早”。你别怪我归山太早。为什么呢？“为忆松萝对月宫”。言外之意就是我跟你呆这俩小时毫无趣味，我还是回我的地方，我住的地方有月亮，有松树，有绿萝，比跟你在这里有趣多了，跟你在一起太无聊了。所以“为忆松萝对月宫”。我早点回去，是因为想念山里的松萝和月亮了。回去晚了，月亮可能就升到山那头，没了亮光，松萝也看不到了。我才出来这么一会儿，就想它们了，所以要早点回去。

“台殿不将金锁闭”，他住的地方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偶尔也会看到的那种山神庙啊，一种很小的庙。有台阶，有殿堂，就是没有殿门。一个很小的寺庙，不用锁来锁门。就是说，我离开庙里，到你韩愈这里来，并没有锁门。

“来时自有白云封”。为什么不锁门？因为我住的地方很高，云把我的殿门给覆盖住了，别人都看不到。其实这是一种拟人的写法，白云就帮我把门锁上了。我不锁门，也没人能到我那个地方去。到了我那屋里，也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破庙，连佛像可能都没有。这就写出了道人的悠闲自得，以清贫为乐。而世间人以清净，贫穷为苦，以热闹、富有为乐，不知那些热闹的景象恰恰是无常的，是苦的。道人以清净和贫穷为乐，所以叫享清福。

绝大多数人都享得了富贵，却享不了清福，只有道人才能享清福。这首诗既写出了他对山居生活的喜爱、留恋，也写出了他出世的悠然心态。

下面一首，鱼鼓颂·赵州从谂

四大由来造化功，有声全贵里头空。莫嫌不与凡夫说，只为宫商调不同。

四大也好，五蕴也好，都是法性自然显现的一个相，并没有一个主宰。凡夫他不懂这个理，他以为这个身心是我，身心里有个我。其实一切生命，唯独人有这么一个错觉，有那么一个识、一个意识，有一种虚妄的认知。所有的生命全都是法性在施为，都没有认为这个身心是我，除了人。比如树，它不会认为我是树，甚至说猫狗，它都没有这种思想。山河大地，有情无情，方便说，全都是法性的一个影像。说影像，也是对人来说。法性不讲影像，人的意识里有影像的概念，就用“影像”的不实性来形容万物。

“有声全贵里头空”。但为什么有情无情会动，会变化，包括鸟会叫啊？因为它有法性，它有佛性，它又不完全是这些影像。《圆觉经》里讲：一切众生，种种幻化，皆生如来圆觉妙心。是圆觉妙心的作用才有这一切的幻相。这即是：“有声全贵里头空”。因为佛性空无一物，无一实法，所以能生万法。包括我们的思维、意识，我们能动的、能见、能闻的，都是佛性的作用，而实际上并没有主宰，没有一个主人。可以说成是妄想在起作用，也可以说是佛性在起作用，别执着这两个词。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妄想佛性本来就不二。你如果认定为佛性在起作用，那是你的一个知解。你这样认定，我就说这是妄想。你不那么认为的时候，方便说，那它就是佛性的起用。说似一物即不中。

“莫嫌不与凡夫说”，你不要怪我不跟凡夫说，他听不懂，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佛与佛都不会讲这些没用的，明白的人和明白的人也不会讲。为什么？会心一笑，正好默契，一讲就偏离了。给你一个手指，你顺着手指看月亮，看到月亮，就不会住在手指上。所以说出来的已经就不是法性在施为了，全是意识在演绎。

不能与凡夫说，只为宫商调不同。因为他没办法理解，他不去实修，没有亲走这条路，没有转识成智，根本无法理解实相。

“只为宫商调不同”。“宫商”是古代的一种音调，主要有五种：宫商角徵羽。就像现在的“do、re、mi、fa、sol”。现在是do、re、mi、fa、sol、la、si七个音，过去就五个音，五个音就能把整个的音乐演奏出来。音调不一样，形容凡夫和觉悟的人，他们的思想境界不一样，所以没法讲。“路逢剑客须呈剑，不是诗人莫献诗。”

第六首，闲田地·法演

山前一片闲田地，叉手叮咛问祖翁。几度卖来还自买，为怜松竹引清风。

这个法演是宋朝的法演禅师，不是禅宗五家里的法眼禅师。他也叫五祖，这个五祖也不是咱们六代祖师里那个五祖弘忍大师，因为他也住在东山，也就是湖北黄梅县五祖大师曾住的那个地方，历史上住在那里的禅师都会有一个名号，比如“五祖”或“东山”，所以他也叫五祖，这是这首诗的作者五祖法演禅师。

这首诗写出了一种心情和一种心境。什么样的心境呢？“山前一片闲田地”，就是山前有一片空着的田地，没有耕种，闲置没用的一块儿田地。“叉手叮咛问祖翁”，这首诗里的主人公未必是诗的作者，可能是他见到的一个道人或一个行人，他有一片闲置无用的田地，想卖给老农，让老农去种。也有可能是有人想从一个老农那里买这片闲田地。老农卖了之后，又想买回来。反反复复几次。具体老农是卖家和买家，诗歌里没有直接写出来。我们权当祖翁是买家。一个人把闲置没用的田地卖给了老翁，又后悔了，找人家再三的肯求，想买回来。想买回来得有个理由吧，所以是“为怜松竹引清风。”态度也得好吧，所以“叉手叮咛问祖翁。”

“几度卖来还自买”，本来这块儿田地卖完了，但他后悔了，又要买回来。这样来回好几次。为什么卖了之后还又买回来呢？“为怜松竹引清风”，他终于想通了，就算这块儿地不种庄稼，也可以种些松树竹子，看起来赏心悦目，在这里赏竹，过一种很惬意的生活，比卖那点钱要有意义多了。所以卖了，又要买回来。但是为什么几度卖来还自买呢？人嘛，都有习气。有时又觉得这块儿地荒置不用，很可惜。反反复复，意志不坚定。

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会有这种心境，宁可去舍掉一些东西换来一份清净。但有时，贪着物质的习气上来，又忘了过那种清净悠闲的日子。对于老百姓来说，房子、土地，是最贵重的东西。他把地卖了，把房子卖了，兑换成钱，以为会有用。但真卖了之后，又后悔，因为卖的钱也没用，所以他又想买回来。买回来干吗？买回来种竹，种松树，然后引来清风，供自己在那里过惬意的生活。有竹就会有风。为什么要引风呢？因为这是一种生活乐趣。物质的生活已经无法让他快乐了，他想要自然的风光，天然的景色。所以这首诗写出了道人的一种心境，他的快乐就是种竹引清风，超脱物外的一种境界。

第七首，认识神.长沙

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前认识神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

“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”。这是很多学法人的一个通病，把意识当成佛性，把阿赖耶识当成真如佛性。

前两天还有一个人给我发微信说：“师父，这个能眨眼的，能举手投足的就是本心的作用，从这个作用上就见性了吧？”其实你说他说的完全错么？也没有！但是这样的一种认知就导致了佛性的作用早就不在那个当下，而变成了他的一种认知。早就从那个举手投足的瞬间过去了，古人讲“古佛过去久矣”。告诉你举手投足，是让你直接恁么而不做恁么想。当你作恁么想时，就不是恁么了。当你说：“师父，那个作用就是本性了吧？”那就变成菩提有是处了。菩提无是处！就怕你认定一个东西是佛性，那就变成了这里的“只为从前认识神”。“从前”就是一直以来，认识为神，这个“神”就是为佛性。“认识神”，就是把阿赖耶识，把意识心，把妄想心当成了佛性。为什么叫“学道之人不识真”？因为你把意识当成真的了，你把意识当成佛性了。

“无量劫来生死本”，这个正是你生死的根本。

“痴人唤作本来人”，“痴人”就是不明白的人。“师父，这个能动的，能看的，能听的就是佛性吧？”他把这个所谓的“能”、妄想中的“能”当作佛性了，意识里的妄计的“佛性”当成真性了。把错误的认成了本来人了，把识认成了佛性，其实那个不是。就包有人问我：“师父，万法到底是从哪来的？”他非要找一个从哪儿来？这个找本身，这个问本身，就是无明。你所得的任何答案，如果你以为有个万法的来处，都是无明。所有的答案都是那个无明。你问的和答的，都是同一个妄想。如果对方是一个迷惑人，他会告诉你：“万法是从真如生的，从佛性创造出来的。”如果他确定给你这样讲，这是意识心妄计出来的，还是无明，也就是“痴人唤作本来人”。他把这个“能生”当成本来人了，这个不是，你找不到本来人。只要一找，一认定，就不是“本来人”，你不找，你不找也是动念了，离开找与不找，只能默契，只能自证，只能自行，只能上厕所。

下面一首，钻故纸.白云守端

为爱寻光纸上钻，不能透处几多难。忽然撞着来时路，始觉平生被眼瞒。

这就是形容苍蝇，还有这种小飞虫，忽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就从门进去了。为什么从门？因为窗户上是贴着纸的，进不去。它飞着飞着就从门进到了屋子里边，到了屋子里它又想出来。因为虫子嘛，它没有记忆力，它不知道从原来进的那门出来，它非要从亮光的地方出来，它以为有亮光的地方能出去。但那里是窗户，窗户上有纸，纸上透着光亮，它喜欢亮光，以为能从那里出去。所以这就叫“为爱寻光纸上钻”。为什么它会去钻纸？因为纸窗上有光，它认为有光的地方就是出口，所以它喜欢这光，喜欢这光就奔着光去了，结果“咣”就撞纸上了，这叫“为爱寻光纸上钻”。这句话是形容修行人在文字纸堆里找佛法，迷在了文字和书本上。

“不能透处几多难”，纸在那挡着呢，它怎么撞也撞不出去，所以不能透出几多难。“不能透”，就是钻不出去。“几多难”就是你在文字里找佛法，找多久也找不到。

“忽然撞着来时路”。怎么叫“忽然撞着来时路”？飞着飞着它不从窗这里飞了，从门那一飞就出去了。因为从门进来的，又从门飞出去了。

“始觉平生被眼瞒”，出去之后才知道，之所以撞在窗户纸上，是被眼骗了，被光骗了。因为眼认为有光的地方就是门。用飞虫钻窗户纸这件事形容很多学法的人找不到修行的正路。学法的人被什么瞒了呢？被眼，被意识，被文字瞒了。这里的窗户纸就形容文字，这里的苍蝇就形容一个人修行找不到正确的方法，只知道向文字中求，去撞那个纸窗，钻书本，钻到文字名相里出不来。

“忽然撞着来时路”。这个“忽然撞到来时路”，你别执着到底是为什么就撞到来时路了？它一定是有因缘。具体什么因缘，可能是有善知识点播，或者是他自己的善根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他忽然就悟了，就从文字里出来了。你看古代祖师有时候听到一个声音，一下子就把他从意识里拉出来了。像永嘉大师，过去他也说：分别名相不知休，入海算沙徒自困。过去他也玩命研究佛法名相，后来才知道是瞎用功。我们也一样，一开始都是寻文逐句，然后听别人讲，参了很多的善知识，都不是真正见性的人，给你指了很多路，都出不去，也解决不了烦恼。为什么？钻故纸！把佛讲的都当成实法了，执着佛说的法。都钻到意识里去了。忽然有一天你善根成熟了，或者有一个好的师父给你指引：你从那里出来吧！撞着来时路，就出来了。

“始觉平生被眼瞒”，才知道这一辈子学法是被眼，被意识，被妄想，被文字骗了。

有的人执着“到底来时路是形容什么的？”来时路，就是你本来就是解脱的，被妄想缠住，形容被窗户纸遮住，出不去。你本来就无缚，是你自己钻故纸，自己掉妄念里出不来。忽然有一天你明白了，觉悟了，那不就恢复本来了吗？就跟你在地上走路，倒了，没地你能倒吗？你在空中那叫倒吗？空中不叫倒。因为有地，你才倒。倒了你起来，肯定也是因为地才起来的，没有地托着你，你也起不来。你不可能踩着空就起来了，踩空起来那你成宇航员了。

第九首，学道.妙普庵主

学道犹如守禁城，昼防六贼夜惺惺。中军主将能行令，不动干戈致太平。

这里是写怎么做功夫，怎么善护念，怎么实修。“守禁城”就是六祖大师说的善护念。一个好的修行人就像守禁城一样，昼夜都要守本真心，守护我们的本性，别让它去染污六尘境界，别随着识心的习气去攀援六尘，守心守念就像守禁城一样。

“昼防六贼夜惺惺”。白天，防着六贼。为什么白天防着六贼呢？因为白天你要睁眼，你要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你要做事啊，眼耳鼻舌身意你都同时要用啊，用的时候，很容易染着，很容易随过去的习气贪着六尘境界。所以白天要防六贼，防六根向外驰逐，然后去染污，去执取外尘相。“夜惺惺”，晚上要休息嘛，休息也要警觉，也不能放逸，不能说到晚上了，我就可以随便打妄想了，就可以掉烦恼里去，也得守着你的念。因为你虽然闭着眼，好像在休息，但如果你不警觉，还是会有很多妄想进来。你虽然躺在那了，如果你不护好意根，胡思乱想，拉不回来，也会烦恼重重。

因为你放逸自己的妄念嘛，你没有功夫嘛，你不知道牧牛，你放任自己在烦恼折腾来折腾去，很有可能就自杀了。你别小瞧这个妄念，很多过激的行为就是这一念没有看住，任由它放逸，最后把自己缠在里面出不来了。这个妄念有时是很折磨人的。所以白天的时候防止眼耳鼻舌身意，六识。晚上主要是防意根，夜惺惺，防止意根带动你去烦恼去受苦。

“中军主将能行令”。“中军主将”是指你的修证功夫已经到家了，你的牧牛功夫已经很纯熟了。你的妙观察智经常现前，你的正念，你的觉知，你的见地，你的功夫都到位了，这就是你能做主了。什么时候你都能看得住自己的那个妄想了，就是该去看的看住了，不是说不该看的也看啊。有些念你不用看，它就正常起用。有些念是贼，你要看住它，别让它作主。它带你去受苦，这个东西你要看住它。这叫“中军主将能行令”。这也就是寒山写的那个“六兄弟”，突然有一天你把他捉住了，它受你调伏了，不为非作歹了。这个就是“中军主将能行令”。就是你的功夫做到一定程度，有一天你能够发号施令了，这时候就能“不动干戈致太平”。不用打架，也不用出兵，也不用跟自己较劲儿，烦恼妄念自然不起，很轻松地就降伏了烦恼。

不去染污就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就不需要断烦恼，烦恼不起就不需要修行，也不需要任何的对治，甚至连牧牛也不用，因为你已经成了，大白牛现前了。这叫“不动干戈致太平”。但是这是有一个过程的，要做很长时间的“昼防六贼夜惺惺”的功夫。这个功夫做多少，做多久，只有个人知道，做与不做，会不会做，做多做少，做多久，效果怎么样，只有每个修行者自己知道。

但是我们从一个人整个的生活状态、身心状态多少也能看到他的修行功夫，不是说绝对不知道。如果你看这个人整天烦恼重重的，愁眉苦脸的，总是很抑郁的，那他一定是在犯苗稼，一定掉到妄念和烦恼里了。如果他看上去很轻松，不喜不悲，也没有太欢喜也没太难过，就是很平静，很平衡，很放松，这个基本上就是他功夫做得比较到位。

最后一首，非为夜行人.云盖本智

一年春尽一年春，野草山花几度新。天晓不因钟鼓动，月明非为夜行人。

这首诗写无情说法。最主要的是后边两句“天晓“和”月明”。“天晓不因钟鼓动”，并不是你敲板，你打鼓，天就亮了。天亮是自然的变化，不是为了提醒你该起床了而天亮；月明也是，月明并不是为了给人照路，它没有那个意识。这就是“月明非为夜行人”。

“一年春尽一年春，野草山花几度新”，这是写自然界的万事万物，它们都是无心的。我们只要学习万物的无心就能入道，学习自然界的日月啊，草木啊，云水啊，学习它们的无心就是修行。我们学习万物的精神，把它运用自如了，就解脱了。所以天亮了不是因为打更的敲了鼓才亮的，而是自然就亮了。天黑了，月亮出来也不是为了给夜行人照亮，它是无心的。

这是这十首诗。